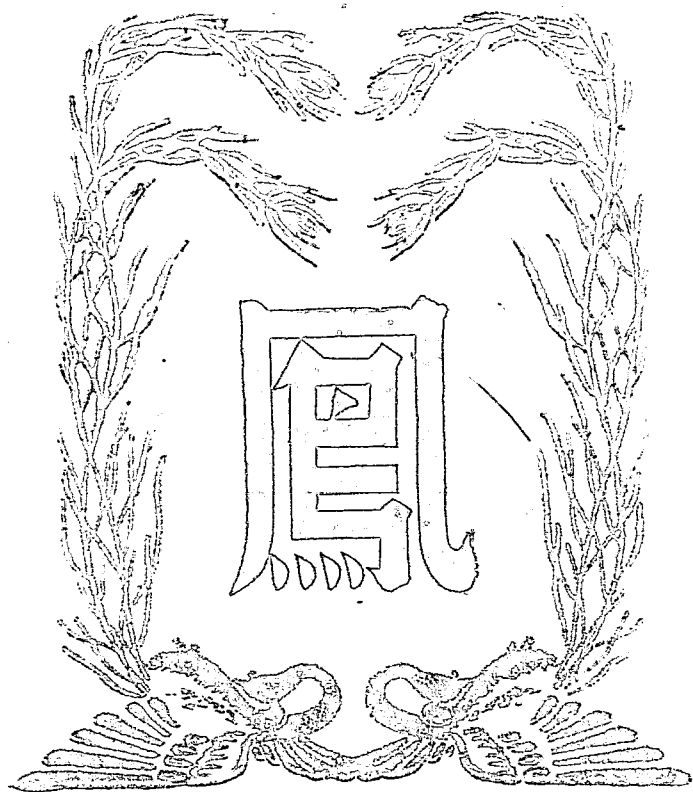


重慶自來書店經售



MG

I 246.5

62



著 閣 清 趙

售 經 店 書 力 自 慶 重

1 9 4 4



3 1774 8407 2

自序

記得五年前寫「鳳」，那也是一個夏季。正是心懷不好時時候，上落鄉關，離鄉別親，更難生死存亡，不得而知。住在門門口，一家小旅館裏，那時唯以老筆消遣，常常寫些無謂的流水帳。

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天，再版「鳳」；又是心情不好的時候！父親工作的地方被敵佔，烽火幾遍中原，退避無路，吉地無存，雖安身於「神佛洞」內，而並不能恬靜片刻。修改舊作之餘，更以感懷，就讀上帝佑福他老人家無恙！

「鳳」巧的是，「鳳」的落髮發生於濟南，而落髮與再版，又都是濟南之戰正酣的當兒。這「鳳」與「神佛洞」，可謂有緣！

初版以後，曾看過幾篇關於「鳳」的詩。也有讀者寫信問我：鳳究竟有甚麼人與事？我現在可以答復：鳳，真有其人，也真有其事。抗戰以後，人人都變成了英雄，平日演唱於舞台的優伶，不僅在中原，還有許多無名英雄，都跳出了不少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！爲什麼？因爲時代喚醒了每個人的靈魂！

我讀過，還在七年以前，我從他的聯合生活，看到她的家庭生活。幾乎是無時無刻不在淚與汗的交流中！她一面爲自己不幸的身世而悲痛——母早亡，隨父漂泊，不識學會了歌唱技藝，從這時起，開始吃了這碗「開口飯」。一面又不得不含辛茹苦作牛馬。她需要戀愛，結婚；可是沒有自由，她想停業改行，父親又不許可。黑勢力把她壓迫得像一個囚犯，她掙扎，反抗，只徒然增加她的難，于是她仍舊呻吟在黑暗的地獄裏！直至二十年後，「七七」發生，她才從烽火中看見了一點光——一點因爭取民族解放而燃發的神聖之光！可惜，她還沒有等到這點光普照大地的時候，就先自燃終了！這本小冊子即爲紀念她而寫。

風雨淅瀝，夜闌人靜，杜鵑聲聲啼道：歸去！歸去！我不禁黯然神往——伸首眺望北方，眺望家，眺望我的父親！

「可敬，願令，歸去來兮！」我同明月低呢，願明月把一切帶進我的夢裏來！

總編 三三、五、廿、序于重慶神仙洞寓家

一雙含情的眼睛，像秋天映在水裏的月亮，閃爍着無限人生的悲哀，和那無限的希望的光芒。世界上只有一雙眼睛是這樣，這樣的一雙眼睛，便死牢牢，釘住了他底心。

大約是一個月前吧，在汴城全體婦女募捐寒衣的游藝會中，小田以新聞記者的姿態，出現於後台，出現於主要發起人的面前。

不高不矮的身材，不胖不瘦的體格，穿着一件藍布旗袍，平底黑皮鞋，蓬鬆的頭髮，端莊的面龐，沒有贅粉，也沒有縐胭脂，潤潤的兩道柳眉下，掩蔽着一雙含情的眼睛，這眼睛的主人，就是

小田。鳳小姐！請您發表一點對於這次募捐游藝會的意見。」小田說。

鳳小姐，您這便教了。

「我不會講話，所以請您這幫不要在報紙上登載。關於這次募捐游藝會，是因為我們愛國同胞都在熱烈地爲抗戰工作，貢獻各個人的力量，而惟有我們愛國的，就好像不是中國人一樣，毫無動心，良心想着，我們不但不新觀，新觀更應實行游藝會，這不但起不了遊藝會，這寒衣

籌辦委員會。須把所有的收入，都交給婦女慰勞會，代製一些棉背心，供給前線將士們禦寒之用。同時以盡盡我們作國民的義務，三則也算我們爲抗戰出了點力量。」

沉着有力的幾句話，在小田心上起了重大的反響。她那外形的靜穆，嚴肅的美，內在的堅強，卓絕底靈魂，小田完全陷入熱誠的佩服裏了。從此，他就常常看望她。

不久，小田又和她到良辰所主持的獻金公演裏擔任一個節目。對於類似的抗敵工作，風都公衆地參加。爲了這，她犧牲不少職業上的收入，甚至有時她把辛苦得來的錢還捐給國家。這些。小田全替她在報紙上宣揚過。小田把她譽爲「中國新樂神女」。

在幾次的會中，小田和鳳翽漸漸由陌生而爲同志，由同志又趨向戀愛的路，雖然他們的情感，言都還各自潛伏在心深處，可是他們的心，却已緊緊地，相依依着了。

又爲什麼？爲什麼你老盯着我看？三善不多每天裏有好幾次，他捧着照的照片還請問：「此刻，他又在那兒發呆了，却怪不防我和他撞進來了。」

「爲了我愛你呀，小田！」三善笑着女人的口音打趣着。

怪不得小田什麼似的，搭訕着一面招呼客人，一面連忙收藏起照片。

「得啦！得啦！別淨給小田搗亂了，你自己該不也是一個樣悄悄地愛着一個人嗎？還又是爲什

小田感謝，替他報復了。

「對呀！喏，你不要以為你的祕密我不知道，別人也不知道，其實——」小田的話還沒有說完，被總手打斷了。

「算了，別一起聲喧嘩！這也值得起誓，時間不早囉！『新梁紅玉』該登台啦！今天不又是你倆主持的什麼『勇傷兵公演』嗎！」

說罷，便把小田推出了家門。剛剛走到什麼戲園的門口，忽然傳來一陣槍聲。接著是看見擁出竄的傷兵。小田正在吃驚的時候，李經理慌慌張張跑過來說：

「田先生，到施老板家去談談吧，園子裏在鬧事，還不能開演。」

「不……」

「還是小田還沒有『不』下去，孟就趕緊代他答道：

「姓孟！李經理，你就領路吧！」

於是，小田被拖到一座黑門前。李經理先進去通報，因為要去看熱鬧，他走掉了，小田也想趁這層階，可是孟却扯住不放。

「這是不去肥，也許人家有什麼不方便呢，要是給個釘子碰，够多麼丟臉！」小田說得心裏只發癢。

「給釘子碰，那是李經理丟臉，也該不着我們丟臉。況且你們都是熟人啦，她也絕不會那樣的。」辰正，還是堅持地要等着進去。

還好，沒多大工夫，李經理便走出來笑嘻嘻地迎接了。小田和孟隨着李經理，穿過一個小小的四方院子，正直走入佈置得平凡的堂屋。向右轉，走進一間窗明幾淨的臥室——床上掛着雪白的帳幔，床前擺一張條桌，上面堆滿了書籍和文具。牆壁，懸了不少戲裝的像片，這說明了屋主人的職業。梳妝台對着窗子。窗外一輪明月。月光和着那從屋右角射來的，兩道幽約的月光，相映成趣，其隨人的彩色之輝煌！於是，一種熟悉的熱力，又抓住了他，仍然是那雙含情的眼睛。

「施老板，太光報的田先生來看你，這位是他的朋友孟先生。」李經理介紹着。
孟眼睛親切地逼視過來。

「唔！施小姐——」小田這會兒竟覺到的忽然覺得說不出話來了。

「田先生好哇？」她輕輕地行了一個禮。穿着很樸素的學生裝，十足大家閨秀的風度。

這時小田覺得拘泥不安，他覺得與一個女孩子的大方鄧不及。聽着別人互相談些寒暄的話。

他便是預料，他簡直有恐怕那雙眼睛，想逃避那雙眼睛了。可是那雙眼睛却偏偏不迴避他，而且更追逐地誘惑他。

「小田，幹嗎不講話？你們不是很熟的嗎？」孟似乎看出了這情形，帶着幾分帶開心的口吻說

「他無可奈何地笑了笑。真的，他真明其妙今天會這樣感到不自在。」

「田先生，您是不是覺得我們進步了一點？本來，這種地方戲在過去是又粗又俗，可是近來我們已經改良了許多，我們盡量排演有民族意識的劇本，像『姊妹花』、『十字潮洲』這些都是採取的歷史材料，表現愛國的精神。我們希望能夠爲推廣戲劇宣傳力量，雖然我們才能有限，但我們都很熱心。田先生和孟先生都是有學問的人，還請不客氣的多多給我們指教和幫助。」

「對！請田先生和孟先生不要把我們看作才好！」李經理符合地說。

小田聽完她的話望了望孟，孟在底下用脚踢了他一下，他知道自己再不能鎮靜了，難道真的連一個女孩子的勇氣都沒有嗎？

「施小姐！」他努力地張開嘴：「您太謙虛了，您叫我這外行人來談戲劇，真覺得惶恐得很。

現在我只能告訴您一點我的感想，我覺得這種地方戲的宣傳力量，超過了所有的戲劇的功能，牠的

戲原是通俗，什麼人都聽得懂。看得明白。配備的樂器，充滿了中國情調的要素；戲服，票價又是那樣底；即令再窮的人也可欣賞一次。所以如果利用這種特點來從事民衆教育的工作，我敢說一定有很大的效果。至于劇本方面，一面可以採取歷史材料，一面也要適應現實環境。」

這一下，總算一鼓作氣把話吐了個痛快。臉上怪熱的。加之孟和李經理又只靠在一邊鼓掌，越發覺得不好意思起來。

「您的話很對，我們遵照您的指示去作。」風說。

「那麼，施小姐！我一定叫他在報紙上替您多多鼓吹！」

這時，忽然一個中年人慌慌張張跑進來。據李經理介紹，說還是風的父親。

「怎麼樣？施大哥！國子裏開鑼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他們新募同傷兵還車打得很鬧。一個硬要看戲。一個硬是不准。」

「既是這樣，我明天就再演一天義務戲，作為歡送赴前線殺敵的新兵好了。」

風說罷，小田喜歡得跳起來。

「施小姐！我真佩服您的慷慨，您的愛國的精神！」

問題算是解決了。風就要去演戲。大家道別的時候，她用眼睛向小田表示愛慕。

更他們都是救國衛民，勞苦功高的戰士，所以她又流下斷短詞，表示婚愛護他們的誠意，這樣才算圓滿地解決了，雖然她已經很疲倦。

這印章，這超乎尋常的美麗底印章，更深深地壓印在小田的腦海裏，在腦海裏，他想不到其他別字，只按一個字所佔據了。那就是「愛」。

CII

「連串，三十多個條碼，太陽下山了，小田便出現在鳳的面前。」

在這短短的生命史中，他還沒有愛過女人，他自幼無家，他精神地流浪，甚至想他把自己獻給了社會。如今，他又把自己獻給了鳳，他好像腳踏著春天，他好第一次像春風所亮。出小田的

。如今他伏在鳳的懷裏，受着慈母般的溫柔撫摸，他懷疑這不是在人間，他記得：還是十六年前有過這樣的日子，那時候，媽媽爸爸還活著，那時候，他還是稚年的兒童，那時候，他還有一個家，那時候，他還在那時候，北伐戰火使他的一切都化為灰燼，在殘酷的深處留下了痛苦，那時，他為這烙印而奮鬥着，直至現在——神聖的抗戰，使他回復到十六年前的景況，鳳給予他無盡生機底力量，鳳給他帶來希望。

「不！風搖搖頭，吻着他的髮輕輕說：『這世界上我不能沒有你，沒有你我就不能活下去。小田！雖然我是處在魔鬼的掌握中，但是我一定掙扎出軌的手心。爲了你，我不怕任何惡勢力的壓迫，我可以向你發誓，我永遠不會離棄你。』」

月光映到他們相偎依着的影子，灑灑赤熱心底，好像成一團雲霧的太。

「但是，」假如抗戰蔓延到了江城，我必須離開這裏的時候，那麼你，你能不能同我一道走？」

風笑了。

「傻孩子！我爲什麼不能同你一道走呢？我不是說過，無論任何惡勢力，我都不屈服的嗎？我死也得跟你死在一塊。小田！別再多慮了吧，想着那未來的日子，想着那美麗幸福的生活，想着那我們共同爲抗戰而工作的前途。呵！你覺得我懦弱嗎？」她忽然用眼睛釘住了小田問。

「不！」他連忙否認說：「絕對不！」

「那麼，你可以帶着我一同到前線，你去採訪新聞，我演戲給戰士們看，慰勞他們，鼓勵他們，想想看吧，小田！那是多麼快活而充實的生活！我常常這樣的夢。我很光陰過得太慢，說句沒盡

性的話，我還希望日本皇子早點打回封城來，我的家庭問題就可以昇船解決了。特因為我要有機會離開他們。唉！一看見我那不成器的父親，和無節的繼母，我就恨不得立刻逃走。算起來，已經給他們拉了十二年的磨了。不知道，要到那一天，我才能够把我這隻驢子套卸下來？」

愛麗的網，立刻罩上。愛麗放光的眼睛生，淚珠兒撒撒滴到小田的面頰，他熱情地抱住了她。

「風，不要說這些吧，我本簡便了，我無能從金錢的魔手裏，奪過來我的愛人。我辦不起你。但是我將盡我所有的力量去征服金錢。等請吧，風，我要用我的筆法和金錢搏鬥，在兩個月內，我決定寫出二十萬字的小說來，以這心血的代價，救出我的風！只要有了一筆安家費給他們，我們就可以遠走高飛了。」

愉快，興奮的情緒，充滿了希望底鐘聲！

於是他們像離開了鐵鎖般，輕鬆地走出將軍巷，風的家。穿過了馬號街，再踏上那人生的舞

(三)

黎明，太陽剛從翠綠的洋昇起來，小田正在趕寫他那二十萬字的巨著。忽然間遠遠傳來一

陣槍砲聲，而且越來越激烈。房子的角落都被震動着，小田的支筆也沒法寫下去。這時孟一手拿着一張報紙進來，臉色不是從前那般快活了，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，發生了不平常的變化。

「小田，瞧！時局不太好。」說着，他將報紙遞給小田。

上面登載着人的消息……

「昨夜二時，我駐黑崗口守軍，發現敵寇三百名偷渡黃河，當被我軍以痛擊。」敵寇遂未前進，截至今晨，雙方仍在激戰中……

「再：昨午我軍已轉移新陣地，放棄封邱，敵現擬來犯汴城。聞吾市當局已下令積極疏散民衆云。」

小田脊背，心上起了陣波動，他考慮着怎樣把楓送出去。於是，他陷入極度不安中。孟也在靜靜地思索自己的事，院子裏的鸚鵡，只管「喀喀喀」學着黎的咳嗽聲，寒風吹得桌上的稿紙，張張飛起來。他們懶得去拾起牠，讓屋內充分呈現出紊亂不寧的情緒……

小田隨着方步來回徘徊着，這時黎從外面慌慌張張地走進來。

「小田，報館派你同孟明天到東戰場去，我和報館一塊退。下午你們就去領旅費準備動身。」黎的話講完，孟歡躍地抓住了小田。

「我剛剛還在想，要請求報館派我們到黃河北岸去看罷呢！現在正如心願，我們可以一面採訪消息，一面去從事組織民衆工作，將來好打遊擊。老待在汴城，死沉沉地想延壽也真沒意思。」

小田似乎沒有聽見孟的話。

「小田，你怎麼啦？難道你不樂意這樣嗎？」孟用懷疑的眼光望他。

他搖了搖頭，可是依舊說不出什麼。

「小田，孟的話很對！現在你們也應當去幹點實際工作，要不是我有個咳嗽病，我也一定會跟你們同去的。因為，這已經是年青人表現的時候了。一向很勇敢的你，該不致於現在被一個女伶給拖住了吧！小田，戀愛事小，國家事大。」

孟的一句句沉重的語聲，都有力地打著了小田的心坎，他激動地和黎握手。

「黎，我很感謝你的鼓勵；我絕不放棄這神聖的任務。不過，我的意思是——」

孟不等他講完就搶著說：

「是想帶她一塊走，是不是？」

小田苦笑了笑。

「不，不是那樣；我是擔心一旦汴城完了，殘廢能力逃出去，所以……」

「所以——」孟又剛預備接下去的時候，猛不防給黎培住了他的嘴。

「孟總愛同我搗亂！」小田搭訕着說：「假如，想個辦法先把她送到鄧縣或南楊，那麼免得她會困在這兒。」

「但是，你不知道她的父親是個頑固的傢伙嗎？你想，現在他怎麼能讓你把他的女兒給送走，除非是連他一起。然而這又談何容易？他會要挾許多條件，所以我覺得，你還是只管走你的，她的問題交給我來解決。等到汴城真正危險了，她的父親總不會不逃命的，那時候我就想法子要挾他，使他不能不讓我把我原帶走。小田，你以為這辦法怎麼樣？」

究竟聽的話有分寸，使得小田又感激又佩服。

「這樣很好，不過你一定要替我做到。因爲，黎！你知道，我是再不能失去她了。」說到最後一句，小柚的眼裏有點濕潤的。

「這桐黨然」稱實實放心好勝。

「哭嚷着他使惡母拋棄她的孩子。雷在一邊聲不耐煩地『哼』了一聲。」

「哼！男子大丈夫既然不能丟去一個女人，還止針麼前線？藍脆就帶着鳳留在汴城好了！」

「聽你這麼說，小田過不去？反正我懂得你的心病。就爲了你的愛人給人家搶去了，你氣不

急，是不是？」還帶着分責備的口氣。

舌怪難堪地快快離開了他們，自己走到院子裏去。鸚鵡也學着黎的聲音說：

「瞧你！」下面的話似乎牠忘記了，只好用「喀喀喀」代表了未完的意思。

雷又不禁好笑起來，鬥着牠玩了一會。這時砲聲已經稀鬆了些。黎提議晚上到小館子吃菊花鍋，叫孟代小田去取旅費。小田便去向鳳聯行。

時間雖已是早晨，可是偏僻的地方，瓦上還有些沒有溶化的薄薄一層嚴冬底霜。

黑門樓是緊閉着的，敲了一會，異於往日的裏面毫無動靜。

「是出去了嗎？」想着，便預備往回走。可是裏面傳出了人聲嘈雜，於是小田好奇地又停住腳，更使勁地打了一陣，這回，門開了，小田剛欲一腳踏進去，但被李經理攔住了。他走出來，鈎扣上門，把小田引到一個土坡上去。

「田先生！」他的聲音有些兒顫抖。「施老板正爲了您在跟她的父親鬧氣呢！」

「爲了我？」小田吃了一驚。

「自然是爲了您呀。因爲他父親最近很懷恨您，說您有心要同施老板結婚，所以他昨天向施老板提出：不准再見您，不准您再到他家裏去。並且，還硬迫她嫁給本地一個叫黃道的富紳，施老板

她雖然不答應，非毀壞家廟不可，經我再三的勸解，結果施老板情願再唱兩年戲養活她父親，但她父親不能干涉她的婚姻自由。唉！施老板也真可憐。昨夜就氣死了。許多鐘頭才醒過來。現在醫生還正在給他打針。剛剛她聽見是修門的聲音，特意叫我出來告訴您：她今天不能見您了，也許過兩天再會您。」李經理說罷，深深地嘆了口氣。

「小田征若木鷄似的，一句話聽不出來。」李經理失聲地嘆道：「可是，我明天就走了！」

「明天就走？」李經理也楞起來。

「是的。」說罷，小田毅然不回頭地走了。

晚上，砲聲完全停止了。小田於是能够很安靜地在屋裏付思。他恍然似乎醒了一場大夢，深深地感覺到上帝沒有賦給窮人該戀愛的權利。因此，他反而領釋了這一個枷鎖，像獲了特赦的囚徒般，愉快地，輕鬆地，又回到復到自己的懷抱。

「把那些文弱裝毀吧。她曾是金錢魔鬼的敵手嗎？把那隻筆擲掉吧。牠配作愛情的元老嗎？什麼都是金錢的俘虜。什麼都在金錢的威脅下。將你那流在白紙上的血，去流到戰場上！用你那清作底毅力，去背起槍來！只有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，才是你最偉大的代價；只有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，才可以征服一切勢力！」

他向蒼月亮宣誓。仰起了頭。挺起了腰。抹去了眼角的淚迹。控制住心上的顫痛。高唱著自由
讚歌。他又快活了。

「小田。幹什麼呀？吃菊花鍋去。」我給你們餵行。」黎諾清走過來。

「好呀！」小田笑著應了一聲。

「見着她了吧？」孟打趣地問。

「一切都不成問題了！」他裝出十分高興的樣子說。「明天我們準走！」

「好極了，我們去喝雞杯！」黎拉着小田往外走。

「是的！」小田親熱地拍拍黎和孟說。「今天也許是我們在汗城最後的一次聚餐了，我們應該

痛快地幹一下！」

「對，藉此我慶祝你和孟的工作順利，和鳳的戀愛成功！」

小田立刻受著這個刺激，不自禁地，從交織著種種感情的心深處，發出了瘋狂的笑聲。

他們也跟著盲目地笑起來。誰也不知道小田是陷在怎樣一種痛苦的煎熬中！

「麗素姐，這是他們經常飲酒的所在。因為這兒臨近汗聲戲院。他們要唱五丘花羅。每個人都要

痛暢飲酒。」耐爾亦田有了醉意。

「小田，你怎麼啦？」黎有點懷疑起來。

小田沒有答應，一個勁把杯子裏的酒，往嘴裏倒。

「小田，你醉了！」

雷說着，從他的手裏奪過最後的一杯酒。小田想站起來和他爭取，可是已經眩暈不支。

這時，從側面傳來清晰的鑼鼓聲。小田震驚地睜開了眼睛，稍一思索，就奔出福春樓，闖進了汗聲戲院。意外的，却正巧是鳳在舞台上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你並沒有生病；你這負義的女人，殘酷的毒蛇！」一面罵着，一面就抓起凳子預備扔上台去，幸虧被舌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勸他回去，又不肯。

血紅的眼睛，滿臉的淚迹；額上的痙攣漲得像幾條蠶跳出來；他已經失去了自制的力量；他忘記在家裏剛才的宣誓；他哭！他笑！他鼓掌！他叫好！他簡直變成了瘋子，他被感情戲弄着！

「小田，不要鬧了吧。瞧！鳳在台上哭呢！」

他稍稍鎮靜點了，定神向台上望了望——可是什麼也看不清。只見無數人影在台上跳。也恍惚聽見鳳在唱着「三上橋」的悲苦戲詞。於是他感動了，他把無限蘊藏的隱痛，全部剖白給黎，他求黎帶他向鳳去問個究竟。

「那麼，你同孟先同去休息！」翟低聲地說。

「但是，你得帶給我真實的消息。」

翟答應了。于是孟扶着他回去。

在路上，他喃喃喊着「鳳」的名字，他咀咒着金錢，他呼籲上帝給他還一切！

(四)

第二天，小田剛睜開朦朧的眼睛，耳邊就聽見窗外的鶯鶯，舉着他昨夜醉酒的聲音：

「鳳！鳳！鳳！」

於是，不禁使他陷入沉思中……

昨夜的事又泛上腦海——

「我應當怎樣作呢？是毅然決然地離開她呢，還是再設法去看看她？」他自問，猶豫不定地焦慮着。

外面蕭蕭的風聲，斷續的砲響，蒼穹飄着一層灰黯的雲霧；天空顯得格外陰晦與淒涼。

下了床，小田用力晃了晃沉重的腦袋。餓挨了重刑的兩條腿，動也動不得。沮喪地坐到桌前，

先前的問題，仍然不肯放鬆地抓住他。

「正好你是過來，小田迎上去便問：

「你見到她沒有？怎麼樣？」

黎很難過的樣子，安穩地說：

「見到了，她叫你今天晚上去李經理家去看她。」

「她沒有生我的氣嗎？」

「怎麼沒有。我替你解釋了半天她才明白了。並且戲沒有唱完，你剛回來不久。她虛弱在台上了。今天早上我去看她的時候，還不十分清醒。醫生說：因為受的刺激太大，需要休養些時候才能恢復。這都是你吃醉酒的魷子。她父親當時還不知道，今天向我表示非常不滿意，我又向他說了好些個面子話。唉！別的在其次，顏實在太可憐了！昨晚上帶病登台，還是爲了難民募捐。」

「虧他使着小田底心，他不能忍地捆打了自己兩個耳光！」

「多麼可憐。我救負了一個好人。我傷害了自己愛的一個女子！」

「誰說着他伏在黎的懷裏哭了！」

「不要這樣！你們同是一樣不幸的人，你應該去安慰她才是。」

「是勸！」小田站起來，揉了揉眼睛，「勸」字沒有這樣的行爲，我連自己都不相信我會罵人。

而且，幾乎殺了人！」

「這是受火給燒着了！」窗在窗外又故意地說着。

窓玻璃地噠了音「眼」。

「幾點鐘的事？」小田忽然想起了今天出發的事。

「車給你老人家就罷了，改爲明天早晨走。」孟老是那種使小田難堪的口吻。

小田沒有再作聲，心上像積了一塊石頭。

又是六個黃昏，也許這是最後的一個吧！他懷着異於往日的心情出現在鳳的面前。鳳睡著，臉色蒼白，罩着濃厚的病容。

那雙眼睛，也失神地沒有往日的光彩了。她低聲地呻吟着，彷彿不知道小田在身旁。

「她痊癒，田先生來看你了！」李經理向她提示着。于是她稍微抬了抬頭，瞟了一眼小田，但立刻就又閉上了。亮晶晶的淚珠掛下來！

這時李經理走出去，屋子裏只剩下小田和病人。

「鳳！」

寫字還沒有回答。小田坐近些，替她拭了拭臉上的淚痕，禁不住也伏下去哭泣起來。

「小田！」鳳吃力地用手撫着他的頭髮。

「你就要走了！你就要走了！」她流露着感傷的調子，眉宇間縐成一條深溝。微弱的聲音，幾乎辨不出她說的是什麼。

「鳳！我對不起你，我求你原諒我，因為決定今天走，昨天下午所以特意去看你。誰知道李經理告訴我，你正同你父親生氣。說是爲了我，你父親反對你和我來往，並且還病着。所以回去以後很難過，吃了很多的酒。醉的時候，聽見你又在唱戲，於是我覺得你是欺騙我，存心不想見我！鳳，可憐我已經一點理智都沒有了，我連自己都不相信會變成這般野蠻，暴戾，我侮辱了你！我不但不體貼你，替你解除痛苦，而還要折磨你，增加你的痛苦；鳳，我願意你來懲罰我，讓我減輕一些內心的負疚！」

可是鳳搖搖頭，臉上露出微微的笑意。

「只要你能明白我就够了。明白我是爲了愛你，才同他們反抗；明白我是爲了愛你，才忍受過許多痛苦！小田，放心地走吧，信任我，就是愛我，爭取民族解放，就是救我；請你記住：中國一天不能自由，你的鳳也一天不能自由。」

這時李經理進來說：「鳳的父親要來了，小田只好向鳳告別。」

「鳳，我一定記住你的話。你好好的養病吧！將來萬一汴城緊急了，希望你能同娶去找我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的事我会托付給他了。他隨時都會照顧你。也請你記住：『一天我不死，一天我都要爲祖國；爲你；和我所有的敵人；作殊死的戰鬥！我永遠赤誠地愛着你，等着你！』」

「要多寫信來。寄到李經理家。」鳳吃力地說罷，勉強把身子支撐着坐起來，把眼睛睜大了些，看着他，好像要更深刻地留個印象。一面緊握住他的手，顫抖地，熱情地吻着。小田顫手從衣袋上取下他那隻終日相依爲命的自來水筆遞給鳳。

「用這代表我底靈魂，永遠伴着你！」

說罷他們緊緊地擁抱住，直到環境使他們不能離開的時候。

(五)

自從小田走後，形式上鳳的病似乎好了；但實際上却更加重了許多。原因是增加了一層想思的痛苦。

雖然，天天都會接到小田的信，可是每封信上都充滿了憂愁的情緒！這，于是愈發使鳳陷入悲

李經理來向鳳請教了好幾次，說：營業停了兩個月啦，藝員們的生活馬上成問題，希望鳳趕快登台。然而鳳再三拒絕，因為他怕走進那留着小田足跡的戲院，尤其台下第二排的三十二號座位，將不再有小田的影子了，她也不能再從化妝間的窗孔裏向外眺望，和小田作會心的微笑了。這一切，都是鳳不唱的理由。但李經理又千求萬懇，結果鳳只勉強答應他，決於明天開演。李經理便排定了「守湖洲」的戲碼。在化妝的時候，鳳把那窗口用布蔽蓋起來。出場以後，她瞥見那三十二號的座位上已經有了看客，而且還是熟人。大概正因為熟人的原故吧，更容易觸動了她的回憶：她記得：最初認識小田時，也是唱的「守湖洲」。小田就坐在這三十二號的位子上，左右是黎利和孟兩個。可是今晚，只剩黎一個人了，黎就坐在這三十二號的座位上。她當時恨不得用錢買下這個座位，永遠不許別人坐，永遠紀念着她親愛的小田。

戲唱得快完的時候，她忽然覺得眼睛有眼發黑，於是在打出手作戰的當兒，手裏的槍滑下來，擦傷了左腿。親愛沒有看出來。她支持着演到散場，回到家裏，發現褲子上有血，悄悄地落了一大淚！

以後，鳳只好又請假，李經理這個善良心腸的長者，雖明知她的心事，但也愛莫能助。暗地裏唯有替她怨毒命！

是黎明吧，忽然傳來一陣緊急的槍砲聲，彷彿在近郊開展了一場遭遇戰。

這使汴城的空氣立刻嚴重起來，人們從睡夢中驚醒，各自窒息地發着抖。

「！噫！噫！老弱婦孺聽着：快準備出城逃命吧！日本鬼子就要打來了！」

全城響應了警告的鐘聲，馬路口也貼滿了政府的昭示。大家懷着惶恐的心情出來張望，大家被揭起了不平凡的緊張與憂懼，大快得像瘋一樣！

黎得着了情報，第一件事，先打開了窗外的烏簾，把自己心愛的鸚鵡放出去，鸚鵡回到牠自由天地。然後，便飛也似的跑到鳳家裏，她這時正在極度的焦慮中。

「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？黎先生！」

鳳聽着他那喘不過氣來的神情，就知道有些不妙。

「敵人已經過了河，現在正和我們軍隊在柳園南口搏鬥。看情形怕支持不到下午就勢退出汴城。我們報館裏有一部汽車開到鄭縣，希望你趕快收拾起來！跟我一塊走。」

「上哪兒去呢？」

「先到鄉縣，再去南陽。假如你令尊願意一道，也好。小田也要去南陽的。」
「可是，」鳳蘭躍起來。「我的腿還不能走動怎麼辦？」

「那不要緊，我扶着你走！」黎熱心地說。

這時鳳的父親也來了，看見他們的神氣，遲疑了一下，向鳳嚴厲地問道：

「怎麼？你打算同他走嗎？」

鳳點點頭說：

「是的。黎先生說他們報館有汽車，連您老人家也可以一同走。」

「哼！我走，我才不走哩，我不但不走，而且也不能讓你走！」聲音有些氣忿。

「爲什麼？施老先生！您難道不知道鬼子對於婦女是十分殘暴嗎？您不走可以，但您不能不讓小姐走。」黎着急起來了。一面對鳳說：「施小姐，快起來，不用拿東西了。我們趕快出城要緊，否則就來不及了。」

鳳卻預備抬起身子，但是她的父親上前攔住了她。

「爸爸，您真想看着我給日本鬼子糟踏嗎？」她懇求地看着他。

「笑話！並城不走的人還多着呢，日本鬼子就單看上你一個人不成？黎先生，女兒是我的，我

有權利留住她，請您不用管閒事。您自己儘管過自己的法好啦！」說着，作出下逐客令的姿勢。黎惱了，他想打上去，可是爲了小田的囑咐，又不能不委屈地向他再商請着：

「施老先生，您歲數大了，也不能受驚，還是跟我們一道走吧。」

「那倒不必。反正我們賣藥的，在誰底下都是一樣的賣藥；日本人來了，他也是少不了娛樂的；所以，我們決定留在這兒幹老營業。黎先生，我瞧，您還是別就誤時間吧，待會兒也許就走不了啦！」老頭子帶着幾分諷刺的口吻。

黎這回可真氣壞了，他把手槍拿出來，然而顧却連忙上前制止他。

「施小姐，您自己呢？難道您自己也甘心留在汗城等着給鬼子侮辱嗎？」

「黎先生！您不用着急，讓我好好想想看，究竟走是不走！」

她有些矛盾了，她又想去找小田，可是又不忍心真的丟開父親不管。

「施小姐，這不是猶豫的時候了，要走就勇敢地跟我走！否則，以後您可別後悔。」說罷，又厲聲地向她父親道：「施老先生，請放明白些，不要害了你的女兒，誤了你自己。現在我請你三思，如果再堅持，可別怪我對不起你！」

「你敢怎麼樣？跟你講一百遍一千遍：我就是不讓她走。」

老頭子喘著下，壓也著了氣。

「爸爸！」但是不等她說下去，施老頭子便把她強拉住按倒在床上。

黎執槍要開，可是風頭慄地哀求著：

「黎先生！若要這樣吧，不如您就先走，以後我再想法子逃出去。」

黎頹然了，他楞了一下，悽哀地把右手鬆下來。

「您……您……您忘了小田嗎？」

兀地，一個強烈的力量抓住她，於是她又發跳地坐起來，毅然地推開了她的父親。

「走！黎先生，我要爭取我的自由！」說着她掙扎着奔向黎的跟前。

「噠」……風吃驚地回頭看：是施老頭子撞昏在牆壁底下了。她遂又被一種天性的感情捉轉來，連忙撲上去喊着：

「爸爸！」

「唉！」黎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。

這時槍砲聲更緊張更清晰地傳來，黎立刻用很堅決的聲音說：

「那麼，我走了，施小姐，但願您很幸福！」

露露，他毫不遲疑地跨出了大門。因為他已經深深地洞察了鳳的矛盾不能自主底心情。

鳳果得一句話說不出來，雖然她知道這是犧牲的一條路。但他終於缺乏與現實抗鬥的勇氣。

她沒有認清這裏面埋伏有死亡的危險。她究竟克服不了一般女人的劣根性——懦弱。——於是，她的悲劇便從此開始！

(七)

春的大地摧毀在戰爭的魔手裏了。雖然，春之神也會武裝地和侵略者作過堅強的抗鬥，但和平的嬌子，怎能抵得過兇惡的強盜，因此在那殘暴的淫威之下！我們的黃河紅了，我們的軍隊不得不會退到自由的原野。

汴城的北門塌了一個大缺口，從這缺口爬進了不少矮得像烏龜一樣的倭寇。穿過和平路，街上這一個人影兒都看不見，牠們貪婪地捉住了幾條「狗」，解決解決牠們的殺慾。

在南正街門們發現了一羣未及逃出的共老攜幼的難民，牠們強迫大家高呼「皇軍萬歲」，可是沒有一個人照辦，而且勇敢的李經理還反叫着：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剷除倭奴強盜！中國人至死不屈服，中國人至死要抵抗，同胞們，一起

「二團慶祝順民投降，三團慶祝皇軍去年七七」遼海橋的大勝利。聯隊長，您說這樣好不好？」
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你真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姑娘，我就到司令部去通知弟兄們。」說着聯隊長就向外走。

「那麼，那個代表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去告訴他，說我們大帝國皇軍歡迎他們進城，一定保護他們，尤其是歡迎女人進城。哈哈……。」聯隊長說罷大笑。

「時間呢？」

「就是今天晚上！」忽然，聯隊長想到了什麼似的。「呵，關於公安局長，就讓你父親接着幹吧！」

「鳳唯唯點頭。送走了聯隊長，自己機警地連忙去把小田的同志放出，並帶了封信給小田。心裏好像落下了一塊石頭。」

(十)

晚上，鳳唯唯賣力地演唱「七夕」一劇，樂得幾千鬼子發狂。她又急急囑聯隊長放下皇官的頭

「二團慶祝順民投降，三團慶祝皇軍去年七七」遼海橋的大勝利。聯隊長，您說這樣好不好？」
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你真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姑娘，我就到司令部去通知弟兄們。」說着聯隊長就向外走。

「那麼，那個代表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去告訴他，說我們大帝國皇軍歡迎他們進城，一定保護他們，尤其是歡迎女人進城。哈哈……。」聯隊長說罷大笑。

「時間呢？」

「就是今天晚上！」忽然，聯隊長想到了什麼似的。「呵，關於公安局長，就讓你父親接着幹吧！」

「鳳唯唯點頭。送走了聯隊長，自己機警地連忙去把小田的同志放出，並帶了封信給小田。心裏好像落下了一塊石頭。」

(十)

晚上，鳳唯唯賣力地演唱「七夕」一劇，樂得幾千鬼子發狂。她又急急囑聯隊長放下皇官的頭

過日子。這比做傭服麼！施老頭：『你覺得我這話對嗎？』

「對。對極了，黃老爺！我們鳳姑娘早先也預備逃出去的，就是我硬留住了她。我講給她道理聽，反正賣國的在誰底下都是一個樣賣國，幹嗎逃來逃去呢？所以我們就沒有走，不過，昨天聽說日本人進城的時候殺了很多的老百姓。黃老爺，這個……」施老頭又有些怕起來了。

黃道連忙安慰他：

「這不用擔心。他們殺的全是些反動份子，凡是歡迎他們的，不但不殺，還有好處的。施老頭，你是個明白人，要是你馬上開誠，表示歡迎日本皇軍，我一定向聯隊長保薦你，讓你又發財，又可以不死。而且不久我就是本城的公安長，那時候還要請你出來作個小官。」黃道得意洋洋地說着，施老頭笑了。

「不敢當，一切全靠你的提撥啦！黃老爺，還叫馬上開誠，這還要去向李經理商量，圈子是他開，我不能作主！」施老頭給得手足無措。

「李經理？他已經……」黃道說到這裏，想了想連忙又改了語氣，「李經理已經出城了。我看見他還是窮的。既是這樣，你擔任經理好啦！至於用費，全由我負責，你趕快去招集黨員們，告訴他們每個人的包銀加一倍。最好明天晚上就能開學！」我先交給你一部分籌備金，不夠用再到我家裏來

「」

「施老闆接了個，忽然又猶豫起來。」

「不過，黃老爺，許多人都講日本兵對於姑娘們不大講哩，這個，我想，我的女兒還不會結婚，恐怕……恐怕有些不方便吧？可不可以讓她暫且不登台？」

黃道這時眉頭一皺，覺得有機可乘了，便裝作也很憂愁的神氣，思索了一會，然後纔拍拍施老闆說：

「不唱不行。但我有一個辦法可以保險她不受任何危險，就說她我的妻子。這樣皇軍就不敢欺侮她了。否則，外國人總是愛玩兒，況且她又長得漂亮，總難免有些麻煩。這麼辦，不知道施老板肯不肯？」

「好極了！這一回我可以作主。上一次，全是別人挑撥的，所以她不答應。其實她對您並不壞。」

「那麼你就一面去告訴施老板，一面進行開戲的事，我好去報告縣隊長，替你奏功一番！」
那個大於是都很歡喜地分了手。

立刻施老闆便去找到真，真正同一堆女難民們講些日本鬼子殘暴不人道的事。聽見父親滿面

「二團慶祝順民投降，三團慶祝皇軍去年七七」遼海橋的大勝利。聯隊長，您說這樣好不好？」
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你真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姑娘，我就到司令部去通知弟兄們。」說着聯隊長就向外走。

「那麼，那個代表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去告訴他，說我們大帝國皇軍歡迎他們進城，一定保護他們，尤其是歡迎女人進城。哈哈……。」聯隊長說罷大笑。

「時間呢？」

「就是今天晚上！」忽然，聯隊長想到了什麼似的。「呵，關於公安局長，就讓你父親接着幹吧！」

「鳳唯唯點頭。送走了聯隊長，自己機警地連忙去把小田的同志放出，並帶了封信給小田。心裏好像落下了一塊石頭。」

(十)

晚上，鳳唯唯賣力地演唱「七夕」一劇，樂得幾千鬼子發狂。她又急急囑聯隊長放下皇官的頭

從男子住的房間裏聽住了幾十年青的離民，像是學生模樣。又到女子住的房間裏，猖狂地譁戲着她們。當走近鳳的身邊時，黃道故意讓她們殘酷地蹂躪着幾個少女。尤其是把一個十二歲孩童的耳朵，血淋淋地割下來，丟在鳳的面前。鳳「哇」地叫了一聲，蒙住了臉。

「啊，溫柔的！女人，好，把她抓住！」聯隊長說着撲上摸鳳的臉。黃道連忙走過去，深深地打了躬說：

「報告聯隊長，她是我的妻子，她能唱戲，最近就準備開戲歡迎皇軍！」

「她能唱戲的？好好好！叫她出去唱戲！」聯隊長說着又欲動手。

鳳再也抑制不住了，她大聲地向他們怒叱着：

「漢奸！不要陰的走狗，誰是你的妻子？萬惡的日本強盜，除了無恥的漢奸以外，誰歡迎你？你們這些沒心肝的禽獸，你們馬上會消滅。會死亡的！」鳳氣得漲紅了臉。

聯隊長也勃然大怒，拔出了亮晶晶的刺刀，就預備去殺她，被黃道一把抱住了。

「聯隊長，請你原諒她，她有神經病！」

但是，禽獸的威嚴却不能不維持，便立刻命令日兵們。

「把這女人全副去衣服，帶到司令部去！」

無辜的人們邊放聲啼哭起來，聲聲：「像打在我自己身上的血和淚，變成了慘痛的河塘！」
有一個女人想逃走，被頑皮狡猾的孩子哭起來。於是，聯隊長上前扭住女人的頭髮，用力奪去了嬰兒。

「還給我的孩子呀！強盜！」女人瘋狂地掙扎着。

「哇」地一聲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——可憐的嬰兒便應聲葬送在鬼子的刺刀下！

作母親的再也忍受不住了，她奔向聯隊長。

「你這強盜！你這禽獸，你……你還給我的孩子！還給我的孩子！」

聯隊長一陣開心大笑，「砰」地一聲又擊倒了女人。女人在地上滾着，罵着，哭着，禽獸還殘

酷地用刺刀去割下她的乳，她的腹部……

「我們沒有犯罪呀！求你們饒了我們吧！」大家都顫慄地跪下去。

「施姑娘，請你救救她們吧！」白克斯先生也難於容忍了。

「施姑娘，看我們這些孩子的面上，救救我們吧！」幾個母親流着淚走來懇求鳳……

「對呀，你也得替她們清想着想。不能因為你自己惹惱了皇軍，就讓她們冤枉地一個個送命！」

「黃道假慈悲地說着，一面暗自慶幸計謀的成功。」

風閉住了眼睛，耳邊充滿一種悽慘哀告的聲音。她雖然竭力壓抑着，但終於忍無可忍地站起來了。她這時記起了八國聯軍時的養金花，是的！她要學她！

「好了，好了，你們快放了她們吧！只要你們立刻答應我三個條件，叫我怎樣我就怎樣，我實在不能再看見你們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爲了！」

黃道於是立刻便把這意思轉達給聯隊長。聯隊長打了個哈哈說：

「好的！好的！問她什麼條件！」

「第一，放了這些縛着的人。」風想了想說：「讓他們回家去照樣過日子，不許日本兵擾亂他們。第二，不許日本兵到處姦殺婦女。第三，我唱歌可以，不許有其它要求。」

聽了風的話。黃道和聯隊長互相看了看。聯隊長向黃道低聲咕嚕了一會，然後告訴風說：

「可以，可以，黃道先生担保，我一定照着你的條件辦到，不過今天晚上就得唱戲歡迎我們大日本皇軍。豈不啻？」

風悲憤地點了點頭，看着他們一個個被捕的可憐虫解了束縛，自己才欣慰地昂然和白克斯先生告別。白克斯替她祈禱着，在她的胸前畫了個十字，風禁不住失聲哭倒在他的懷裏！

無數感激的聲浪，無數熱情的手：風就在這種情形下犧牲了自己！她沒有怨恨，她像赴刑場似



。鳳照舊唱戲了，鳳娶了兩千多強盜。現在她已經作了聯隊長友人——黃道的太太，但她同時又作了英勇的戰士。

聯隊長悄悄愛上了鳳，爲了這，黃道才得到公安局長的位置。他們常相往來，鳳也只好假意地敷衍着這個仇人。

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，鳳從戲院裏散場回來：穿過，深深的庭院：走進了寬大的客廳，剛預備到臥室時：被一種談話的聲音，攔住了：連忙躲在一扇門的背後：從門縫裏看得見聯隊長在傾杯飲酒，黃道手裏拿了一封信，正預備展開閱讀：鬼鬼祟祟的態度，使她明白那是一封不平凡的信：黃道特地用來向聯隊長獻好的。

「聯隊長，有一個要緊的消息報告您。我們的警察今天從一個農夫身上搜出一封信——黃道的話還沒說完。」

「一封什麼信？是誰寫來的？我也可以看看嗎？」聯隊長剛剛吃驚地欲追問時。鳳若無其事地從容

定起來。

黃道這就收拾起那封信。

「怎麼不看了呢？那封信裏究竟是寫了些什麼？」聯隊長看着黃道那副神氣，有些見其閉口，抄起來。

「這……這還是交給您那個司令部去看吧。送信的人現在監禁在公安局裏。明天，明後天，就到他那裏聽命令。」黃道說這看着鳳，然後恭敬地把信交給聯隊長。

鳳故作不在意地走近聯隊長，遞了一支煙給他，用眼睛傳達風情。

「再陪您喝幾杯吧？聯隊長！天很冷！」鳳斟滿了兩杯酒，和他碰了幾碰飲乾。

聯隊長於是被這真大的誘力所迷惑，他不能自主地拉住了鳳。

「哈哈，鳳姑娘！我……我想了你好……好久了，我們今天一定要大……大醉一醉！」說着話，他的聲音發抖，已經有些支持不住的樣子。

黃道覺得什麼似的，看看鳳，看看他的主人，不知所措地徬徨起來。心裏更爲那嚴重的問題所擾亂，一種焦灼不安的情緒，溢於外表。但是聯隊長不然，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些，他把那所謂「要緊的問題」早已忘在九霄雲外了。所以他只管談着：

一風一雨就來。你真好！真好！真好看！真美麼？你是個美女。醉了一點說，一邊就抱住圓狂吻。

鳳雛爲清地，輕輕向他耳語道：

「請你叫黃道出去。」

果然，聯隊長送了命令。

「黃道」快……快到……晏安局辦公去……快……快……

「租是，臨隊長，已經夜深了，您也該回司令去啦！」黃道怪不樂意地。

「科學！你……你敢反抗我？這聯隊長的身份沉下來……」

「而且，隊長！明天不能誤了大事呀！關於那封信——」

「這？究竟是什麼大事情呢？」
聯隊長有些不耐煩了。

「什麼？又要商量明天整坪？那麼長，你已經睡了。先休息休息。」鳳說着，並替他托皮靴脫

下乘。

聯隊長笑了。

「是的。什麼事都等到明天再……再辦，現在你……你快出去。」

「二團慶祝順民投降，三團慶祝皇軍去年七七」遼海橋的大勝利。聯隊長，您說這樣好不好？」
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你真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姑娘，我就到司令部去通知弟兄們。」說着聯隊長就向外走。

「那麼，那個代表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去告訴他，說我們大帝國皇軍歡迎他們進城，一定保護他們，尤其是歡迎女人進城。哈哈……。」聯隊長說罷大笑。

「時間呢？」

「就是今天晚上！」忽然，聯隊長想到了什麼似的。「呵，關於公安局長，就讓你父親接着幹吧！」

「鳳唯唯點頭。送走了聯隊長，自己機警地連忙去把小田的同志放出，並帶了封信給小田。心裏好像落下了一塊石頭。」

(十)

晚上，鳳唯唯賣力地演唱「七夕」一劇，樂得幾千鬼子發狂。她又急急囑聯隊長放下皇官的頭

「二團慶祝順民投降，三團慶祝皇軍去年七七」遼海橋的大勝利。聯隊長，您說這樣好不好？」
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你真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姑娘，我就到司令部去通知弟兄們。」說着聯隊長就向外走。

「那麼，那個代表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去告訴他，說我們大帝國皇軍歡迎他們進城，一定保護他們，尤其是歡迎女人進城。哈哈……。」聯隊長說罷大笑。

「時間呢？」

「就是今天晚上！」忽然，聯隊長想到了什麼似的。「呵，關於公安局長，就讓你父親接着幹吧！」

「鳳唯唯點頭。送走了聯隊長，自己機警地連忙去把小田的同志放出，並帶了封信給小田。心裏好像落下了一塊石頭。」

(十)

晚上，鳳唯唯賣力地演唱「七夕」一劇，樂得幾千鬼子發狂。她又急急囑聯隊長放下皇官的頭

「二團慶祝順民投降，三團慶祝皇軍去年七七」遼海橋的大勝利。聯隊長，您說這樣好不好？」
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你真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姑娘，我就到司令部去通知弟兄們。」說着聯隊長就向外走。

「那麼，那個代表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去告訴他，說我們大帝國皇軍歡迎他們進城，一定保護他們，尤其是歡迎女人進城。哈哈……。」聯隊長說罷大笑。

「時間呢？」

「就是今天晚上！」忽然，聯隊長想到了什麼似的。「呵，關於公安局長，就讓你父親接着幹吧！」

「以唯唯點頭。送走了聯隊長，自己機警地連忙去把小田的同志放出，並帶了封信給小田。心裏好像落下了一塊石頭。」

(十)

晚上，風特別賣力地演唱「七夕」一劇。樂得幾千鬼子發狂。她又急急地聯隊長殿下皇官的頭

「可是黃道死了於他也有益處，不是嗎？聯隊長！因為他吃盡的苦，日子長了，他還會發覺的。」

鳳說着起了身，伸一伸懶腰又鄭重地說：

「哦！聯隊長，要是您相信我，這事情交給我辦吧。先把老百姓的代表放走，叫他回去告訴大家，說您歡迎他們進城。有這麼許多壯丁來擁護皇軍，邊愁井城不太平嗎？」

「這些老百姓你知道他們是真投降嗎？」聯隊長猶豫不決地問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因為我聽說城外中國軍隊待他們太壞，所以他們要進城來作順民。」說到這兒鳳忽然轉過口吻，撒嬌地道：「您不該不相信我，聯隊長！如今我丈夫已經給您殺死了，我以後怎麼辦呢？我想把移身靠靠您，多替您作點事，可是您又這樣懷疑我！」

鳳假裝眼淚流下來了，聯隊長心疼地一把抱住她。

「那兒的話，我自然很相信你，愛你，以後你就和我住在一道好了！黃道那小子太狡猾，死了也好。你對帝國忠心，我一定奏請天皇嘉獎你！」

鳳止住了悲泣說：

「呵！今天我們應該大大地快樂快樂！我晚上唱『牛郎織女』的戲，一則慶祝我們兩個的新婚

「二團慶祝順民投降，三團慶祝皇軍去年七七」遼海橋的大勝利。聯隊長，您說這樣好不好？」
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你真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姑娘，我就到司令部去通知弟兄們。」說着聯隊長就向外走。

「那麼，那個代表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去告訴他，說我們大帝國皇軍歡迎他們進城，一定保護他們，尤其是歡迎女人進城。哈哈……。」聯隊長說罷大笑。

「時間呢？」

「就是今天晚上！」忽然，聯隊長想到了什麼似的。「呵，關於公安局長，就讓你父親接着幹吧！」

「以唯唯點頭。送走了聯隊長，自己機警地連忙去把小田的同志放出，並帶了封信給小田。心裏好像落下了一塊石頭。」

(十)

晚上，風特別賣力地演唱「七夕」一劇。樂得幾千鬼子發狂。她又急急地聯隊長殿下皇官的頭

安，讓大夥兒儘量沉醉。

鳳親自斟酒，時時傳送秋波，使牠們更快地盡入醉鄉。

夜已經深了，鳳拖着疲倦的身子，回到自己的家。但聯隊長也來了，她再勸誘他飲酒作樂。

「鳳，你真太好了！我能夠和你這樣的女子結婚，真是大大的光榮！告訴你，我原不希望打仗的，現在我更希望戰爭快快結束，我們可以回到帝國！鳳，我還有老母，還有妹妹，她們也一定會喜歡你的。但是，但是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呢？鳳，我多麼想逃走呵！」說着，他不禁痛苦地流下兩滴淚來。

鳳不禁笑了。

「快別這樣了，要是給天皇知道，他會懲罰你的。呵，這兩天又開來多少皇軍？」

聯隊長已經有些醉了，他顫慄地提着酒△子只管向嘴裏灌。

「五百機械化部隊，還有兩千人，明天才能從河北開到，聽說又要流血了，板垣先生命令在一個星期內掃蕩中國遊擊隊。」

他頭顱倒側，昏昏暈暈地上前抱住了鳳，正這當兒，遠遠地傳來一陣激烈的槍炮聲，聯隊長一乍聽見有些驚恐，經過說是民衆燃放的爆竹，也就安心了。于是漸漸地漸漸地躺在她的身上呼呼入

夢。

時鐘敲過了十一時，外面的槍炮聲更清晰地緊張起來，像是城內已經響應了，窗外可以隱約看見灼灼的火光。

忽然有人敲門。鳳立刻着慌起來，連忙從聯隊長的身上把手槍取出來，自己就躲在門旁的衣架後面。

「轟！」

一個巨響把聯隊長驚醒，接濟施老頭倉促地跑進來，驚慌地說：

「聯隊長……不！不……不好……了，中國遊……擊……隊打進來了，保安隊已經反了正，皇軍們全喝醉啦，被他們殺死了好些，俘虜了好些；現……現……在趕快……逃……逃……吧！」

「你……你說……的是什麼……什麼」聯隊長半信半疑地。

「轟隆！轟隆！」

附近的屋子被炸塌的聲音，迫使聯隊長才着了慌。

「鳳姑娘呢？鳳！鳳！」他想起了她，就向四面尋找。

施老頭急得喊著：

「風！風！……」

這時，忽然從外面飛進也聽應着同樣的呼聲。

「風！風！」

這悲恫的呼聲，使鳳在衣架後不禁戰戰得心跳，但她努力抑制住心跳，依然壓着不出來。

聯隊長大聲起來，在屋內到處搜尋，可是連影子都看不見，外面的呼聲越來越清晰，簡直似乎就在門邊裏走來，聯隊長這時發現槍也丟了，正當急間。

「風！風！」

這時兩聲槍響施老頭和聯隊長全倒下去了，鳳于是走出來。

聯隊長還沒有死，他支持着站起來，伸手去向鳳要槍，可是鳳不理他，他這才發覺殺自己的是鳳，他于是恍然大悟了。

「是你！原來是你這兇手！」說着他便撲上去。

鳳沒有躲及，被他抱住了，外面又是一陣更迫近的叫聲傳來，和着響亮的腳步聲。

「風！風！風！」

鳳心裏很冷靜了，聯隊長用力牽過鳳手中的槍，向前方的前門「砰」地一下，鳳隨聲而倒。

接門開了。又是一聲「噠」，聯隊長也倒在血泊中！

「風！」

小田跑上去把風抱起來，胸前流滿了血，眼睛無神向他眨了眨。

「小田，你回來了嗎？」微弱的語聲幾乎使人聽不見。

小田伏在她的背上哭了！

「你來得太晚啦！小田！」

「風！風！你不能就這樣離開我，你救了汴城，救了民衆，可是你還得救我！風，你該知道，

我沒有你只有死！風！」

風吃力地用手撫着他，眼淚滴到他的臉上。

「不，你不應該這樣說，你應該爲我而活着，你應該爲成千成萬被殺害的同胞復仇而活着！小田，我已經不是所愛的從前的純潔風了，我已經恥辱地被敵人糟蹋過，我已經是下賤的女人了。但我要告訴你的是：我這些犧牲全是爲了祖國，爲了你，爲了完成你的神聖的使命！所以，要聽我的話，小田！我們的同志全進城了嗎？誰和誰呢？」她似乎因興奮而清醒了一些。

「你和從前一樣，而且從前的風更偉大！我愛從前的風，也更愛現在的風！你不要那樣想，

你永遠在我的心上是純潔的。鳳！至於大家已經都進城了，孟和黎也來了，他們還在殲滅餘寇。叫我先來看你。呵！鳳，這全是你的功勞，所以我們才能夠勝利。」小田發狂地吻着她。

但是鳳的手鬆下來了。……

「答應我！勇敢地活着。」幾乎是聽不清的聲音。

「鳳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呵，鳳……」

小田抑鬱不住這絕大的悲哀，他瘋狂地緊緊抱住她，嘶破喉嚨地喊叫，喊叫！

直至砲聲震醒了他的靈魂，他才站起來，抹去眼角的淚，踏着鳳的血跡，繼續走上爭取民族解放的戰場！

中華民國的旗幟，又飄揚在威嚴的汴城樓上，黃河平靜了，華北的原野，重新蒙上了春的顏色！太陽明朗地笑嘻嘻地照耀着自由大地，鳳的偉大的影子，聳立在無邊的光輝裏！

三三年四月一日夜修改于北碚。

看雲人手記

胡風著

這是胡風先生繼「文藝筆談」之後的第二本批評論文集。

理論上論列典型問題，文藝運動形態問題，個人主義問題，自然主義問題……；外國作家論到高爾基，果戈理，法朗士，中國作家論到魯迅，艾蕓，田間……。在理論分析里面有活的創作實踐做出發點，在作品批評里面有最高的理論觀點和戰鬥要求做出發點，所以雖然是散篇的結集，但却充溢着一貫的熱情，雖然分別地論列體，小說，戲劇，但却形成了對於藝術創作的渾然的理解。共十餘萬字，爲普及讀者定價低廉。

發行所自力書店

#815.14/4937

21096

著者: 趙希均

書名: 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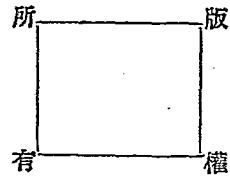
還書日期	借書人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分類號數... 815.14
4937

登錄號數... 21096

[illegible]



鳳

著作人：趙清閣

發行人：

經售處：自力書店

北碚南京路四號
重慶保安路二二一號

一九四四年七月渝新一版
——三〇〇〇

105-220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四四八號

12

KBC
G
246.5
2

\$ 1.50